

闰年闰月

runnian runyue

叶宏奇 著



昆仑出版社

闰年闰月

runnian runyue

叶宏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闰年闰月 / 叶宏奇著.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80040-945-5

I. 闰…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1887号

闰年闰月

作 者: 叶宏奇

责任编辑: 王大亮

封面设计: 赵光明

责任校对: 林 一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45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040-945-5

定 价: 37.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正 月 初一，春节	1
二 月 初五，惊蛰	30
三 月 初五，清明	61
四 月 初七，立夏	96
五 月 初五，端阳	121
六 月 十一，小暑	149
七 月 十五，鬼节	178
八 月 十五，中秋	204
闰八月 十五，寒露	229
九 月 十六，立冬	259
十 月 初二，小雪	286
冬 月 十六，小寒	311
腊 月 二十三，灶王节	342

正月 初一,春节

1

祭天的元宝翻了。

粗瓷的饭碗被摔成了碎片,圆滚滚的糯米元宝在地上滚了一身灰和溏鸡屎;燃尽的柏香的香灰没有往下掉,而是翻卷成了招魂的旗幡,悬挂在门前的石阶上。

初一早晨吃元宝,这是唐桥村的习俗。吃元宝前要祭天,也是唐桥村的习俗。樊天珍把煮熟的元宝放在门前的板凳上说,天老祖祖,过年了,吃元宝了,刚转身进屋,就听见清清亮亮的一声“噗”,碗就翻了。几只老鼠像早就准备好了似的,从墙脚的石头缝里钻出来,撑起雄健的后腿,抬着一只元宝摇摇摆摆地走了。一群小鸡争先恐后地围上来,老鼠们吹直胡须,龇开牙,用血汪汪的眼睛瞪着它们。小鸡们怯怯地叫唤几声,散去了。你不吃我吃,好好的东西,别糟蹋了。领头的母老鼠不知是对老天说还是对樊天珍说。不管对谁说,樊天珍都听得脸色煞白,身上鸡皮疙瘩耸立。

马儿觉得老鼠们的样子很好笑,刚要追过去,却被妈妈抓住了,惊诧的叫喊也被一只手堵在了舌尖上。

相同的事情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在唐桥村的许多家庭发生了,但谁都没有声张,都以为只有自己家里才出现了这样的不祥之兆,于是

悄悄地把元宝捡起来扔进泔水缸里，留着喂猪——因为大多数人家没有遇到来抬元宝的老鼠，又舍不得给狗吃。遇到老鼠的樊天珍和没遇到老鼠的其他人，祭天翻碗事件在他们心头撒播的阴霾整整一天都始终没能消散。毕竟，希望吉祥企盼平安是唐桥村家家户户的共同心愿。

一九七六年的第一天，唐桥村人脸上的笑容和见面时从嘴巴里说出来的祝福都显得十分苍白和僵硬，我看得出来。

2

腊月二十三以后，唐桥村陆续有人吃年夜饭。吃好吃赖，祭祖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不管是贫是富、是风是雨、是疾病还是健康，是快乐还是痛苦，唐桥村人都执著地保持着对远去祖先的忠诚敬仰和幽思。也许祖先们并没有佑佐他们获得过幸福与强壮、智慧与坚强，但祭祖使他们获得了心灵的慰藉。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到唐桥上祭奠王巡按。不晓得从啥子时候起，这项内容就深入骨髓地与唐桥村人的生活密不可分。这是一种比血缘的联系更宽泛、更亲切、更根深蒂固的关系，因为在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传说中，有了王巡按和他的金头，才有了唐桥村的和谐安宁，才有了唐桥村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才有了唐桥村人的幸福强健，才有了唐桥村人丁旺盛枝繁叶茂的生生不息。因此，官方的禁止打压都不能扰乱他们按部就班地遵从这个规矩，履行这个程序。他们只不过是行动由白天移到了晚上，由公开变成了隐秘，由邀邀约约的集体行动变成了鬼鬼祟祟的个体出没。

从腊月二十四到大年三十，唐桥上几乎就香火不绝。与往年不同的是，人们发现唐桥下汇水沱的水在这几天里变得浑浊而腐臭，鱼虾像集体自杀似的朝岸上跳，螃蟹沿着桥墩爬到了桥上，旁若无人地睁着两只绿汪汪的眼睛，横卧在桥面，对敬香化纸的人不理不睬。

除了谷秀东和高元宝，唐桥村没有人敢去捡那些死鱼烂虾和生猛的螃蟹回家过年。

樊天珍是腊月二十八天擦黑后叫马儿陪着到唐桥上给王巡按焚香烧纸的。天很黑，连一颗星星都看不到，对面黑黝黝的崖壁和左边河嘴上高耸的尖塔像一个毛茸茸的脑壳和一支毛茸茸的手臂向他们伸来，仿佛要把母子两个搂进深不见底的潭底。阴冷的河风在水面上呜呜地哭。马儿紧了一下拉着樊天珍胳膊的手说，妈，我害怕。樊天珍点亮蜡烛，把提兜里的供品拿出来摆在桥上说，又没有老虎，怕啥子？本来她是要说鬼的，自己先怕了，出口时改成了老虎。她磕完头，叫马儿也磕。她说，喊王巡按老先生保佑我们马儿一年到头乖乖成长，没痛没灾，好好学习。话刚说完，才在黑夜里燃出一团亮光的蜡烛熄灭了。他们和唐桥，还有祭奠用的供品，一起被腊月二十八的夜晚湮灭了。樊天珍喊着马儿的名字为自己壮胆，重新划火柴点蜡烛。令她诧异的是，供品没有了，张牙舞爪的螃蟹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并且还在继续缩小包围圈。她打着寒战，周身被一股凉气紧紧地包裹着。

马儿吓得哭起来。樊天珍吼了他两声，闹啥子闹？又不是火烧房子了。她拿出母亲的威严和勇敢，毅然抬起脚，朝螃蟹一路横扫过去，为马儿开辟了一条通道。

回到家里，她把事情对婆婆说了。婆婆对着床里侧的阴影叽里咕噜地说，明年的日子有得一过哟。

马儿把他的奇遇对我说了，我又对很多人说了。唐桥村人都纷纷议论起唐桥下汇水沱里近来出现的诸多怪异来，有真真切切的，有捕风捉影的，有从别处听来的，有现场编造的，总之都是多年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大人们暗自在心里想，嘴上都没敢说出来。汇水沱里发出的信号就是王巡按发出的信号，是绝对真实可信的——在唐桥村，王巡按是人间一切美好品质的化身。

3

初二一早,樊天珍挑着水桶,拿着香烛纸钱到井边买水。这也是唐桥村的风俗。井边生长着茂盛的菖蒲和艾草,还有一棵矮小的黄角树。当樊天珍插上香烛,燃完纸钱抬起头的时候,一条头上长着鲜艳花冠、浑身金黄、差不多有碗口粗的菜花蛇正从摇摆得哗哗直响的黄角树上梭下来,扁平的额角上两只凸出的眼睛闪烁着绿荧荧的光芒,张开的嘴巴吐着红色信子的同时还吐着一团团袅袅不绝的紫气。樊天珍没有大惊小怪地呼叫。一来她不是那种胆小如鼠动辄就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的女人;二来如此一条长着花冠的蛇现身在自己眼前,未必是件坏事。在唐桥村的传说中,这样的灵物是龙的前身,普通人是看不到的。是啊,世界上有几个人能有幸亲眼目睹真龙呢?能看到真龙该是多大的造化啊。它能让你逢凶化吉,能让你心想事成,能让你官运亨通,能让你吉祥如意岁岁平安……也许它是专门来化解这几天来发生在她身上和她家中的所有蹊跷的。所以,她不能大呼小叫,引来众人分享了这份殊荣,分走了这份运气。但她心里还是止不住乱糟糟的。首先,她对这类传说将信将疑;其次,按照节令,蛇要惊蛰过后才出洞,春刚立过怎么就跑出来了?

菜花蛇没有跟她纠缠,响亮地甩了三下尾巴,就一头钻进菖蒲和艾草里不见了。

樊天珍简单地对着水井磕了三个头,挑着水走了。

爬完十一级台阶,樊天珍刚把脚踏进院坝,马儿就急巴巴地叫起来,妈,你挑那么大一条蛇回来干啥?

这回樊天珍是真怕了。她惊叫一声,扔下水桶就朝阶槛上跑,并迅速抓起一根晾衣竿摆出一副要做殊死搏斗的架势。

水倒了一地。石板上除了水桶摔成的四分五裂的一堆木板外,并没有蛇,连影子也没有。樊天珍惊魂未定,扭着马儿的嘴角问,蛇在哪里?在哪里?我撕烂你这张篾条割的口口。因为她在井边确实看见了蛇,所以扭

马儿时还疑疑惑惑，惩罚也只是象征性的。

马儿刨开樊天珍的手说，刚才我真的看见了蛇，就缠在你的桶上，是条菜花蛇。马儿继续坐在门槛上画婆婆的画像。从婆婆生病起他就在画，至今连两只凹陷的眼睛都没有画出来。他跟婆婆的感情很不亲密，婆婆也经常拿他当出气筒撒气，骂一些相当粗鲁相当野蛮、听起来令他相当不高兴的话，够得着时甚至还动手动脚的。但他仍然想留住她。

樊天珍坐在门槛上镇静了一下自己，起身把木板捡来抱在怀里对马儿说，修桶的钱从你的压岁钱里出。马儿用铅笔撑着鼻子问，凭啥子？又不是我摔烂的。樊天珍说，你要不吓唬我，桶能摔烂吗？把我的腰都闪了。你不出钱可以，今天晚上起就跟你婆婆睡，一个月。这是比出钱更严重的惩罚。马儿跟婆婆睡过，婆婆一晚到亮都在说梦话，净跟那些死去的人说，说着说着还会打起来，不但声音洪亮，而且拳打脚踢跟真的没有两样。如果一场搏斗下来她醒了马儿还没醒，她就会把马儿喊醒来骂，睡死啦？没得良心的杂种，枉自我给你狗日的洗了几年的尿片子尿片子。看到你爷爷提着板凳打我也不来帮忙，还有你祖祖，他们撕我的衣裳扯我的头发，又是拿棒棒又是拿菜刀，追得我绕着青冈林乱跑。哎哟，累死我了。哎哟，肩膀好痛哟，周得扁（马儿的爷爷）这个杂种，净下黑手，我要不闪得快，板凳还不落在脑壳上？枉自跟他狗日的睡了几十年。她絮絮叨叨地说得马儿心惊肉跳毛发挺立瞌睡全无的时候，自己却又打起了鼾，又粗声大气地开始了下一场梦话。樊天珍时不时的要用这种方式来处罚调皮捣蛋的马儿和喜欢丢三落四的马儿的姐姐么姑。

这一招很厉害，马儿极不情愿地把一块二角钱扔在地上。樊天珍用怀里的木板拐了一下他的头笑着说，妈妈逗你的，憨包。你那点钱能派啥子用场？

马儿跟我一样大，属龙。我是龙头，他是龙尾。

接下来的晚上，打了一阵干雷，非常响亮，像要把房顶撕裂，没刮风，也没下雨。所有的小孩都吓得躲进了被窝，用食指塞住耳朵。唐桥村的谚语说：

正月打雷黄土堆（死人），

二月打雷谷堆堆(丰收),

三月打雷秕壳飞(歉收)。

正月初二就打雷,年辰不好得很。马儿婆婆缩在被子里说。

樊天珍想,婆婆肯定要死了。这样的年辰,好人都活不过来,何况是病人膏肓的老人?

正月十五以前,樊天珍都没敢出远门,连十里之外的娘家都没去。她怕婆婆突然死了,没送上终,她在阴间就不会保佑他们一家。婆婆已经穿了两回寿衣,躺了三回停尸板了,每一回都在樊天珍手忙脚乱地安顿好后事,打算坐下来认真地哭丧的时候,她又笑咪咪地翻身下地了。

樊天珍的男人周子银在辽宁的一家煤矿当工人,回家探亲的时间十分有限。去年十月母亲病危他回来住了四十天,眼看母亲还没有急着要走的意思,就只好自己先走了。煤矿离不开工人。

4

樊天珍的婆婆周武氏病得很蹊跷,并成为一九七六年唐桥村人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神秘现象之一。

一九七四年九月初一早晨,周武氏打开门,手里拿着一把牛骨梳,一边梳头一边把五只母鸡从鸡圈里吆出来。太阳还在地底下,秋收后的田野上飘荡着苍茫的晨雾。她花白的头发随着梳子的起落纷纷扬扬地掉在新铺了石板的坝院里,一双三寸金莲使她始终保持着舞蹈的姿势。前天她刚过完七十岁生日。

就在周武氏想方设法把鸡吆得远一点,让鸡尽可能到坡上新犁过的干田里找些蚂蚱蚯蚓的时候,她看见了那个睡在草堆里的女人。女人的脸很脏,衣服的袖子也坏了,头发蓬乱得像个鸟窝。大概是吆鸡的声音惊动了她,她醒了。她打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哈欠。周武氏在那一瞬间看到了一个无底的深渊。顺着那个张开的黑洞蜿蜒进去,是一口深约百丈的死

潭，四周长满了黑漆漆的蒺藜，上面开满了妖艳的毒花。一股阴森彻骨的绿气从潭底升腾起来，熏得她差点就要晕倒了。牛骨梳掉到地上，摔成了两截。她用手揉了揉眼睛，女人的嘴已经合拢，深渊不见了。

周武氏在心里说，过了七十，人真的就老了，眼也花了。

女人怔怔地看着周武氏，仿佛她是一个心怀叵测的入侵者。

周武氏走过去，问，大姐，你咋个睡到我们家的草堆里来了？

女人盯着她，又看看周围，一脸的莫名其妙。

周武氏接着问，你的家在哪里？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我能不能帮你？

女人从草堆里爬出来，把身上的稻草屑一根一根地捡起来扔在地上。地上铺满了金黄的稻草屑。

樊天珍在屋里喊吃饭了。随着太阳的升起，暑气开始在山坡上蔓延，周武氏感觉有些热了。她给女人端来一盆水说，洗把脸洗个手，跟我们一起吃早饭。

女人没有推辞，也没有看樊天珍久阴不晴的脸色，像是饿极了，很快就吃了三碗红苕稀饭一碗泡咸菜，看得樊天珍和两个孩子目瞪口呆。女人吃饭时一句话都没说。

樊天珍在灶房洗碗时，把婆婆叫到门后说，妈，想法把她打发走。一来不晓得她的来历，万一是个坏人咋办？二来生活这样紧张，像她那样吃，要不了几天，分的那点粮食就要被她吃光。婆婆不高兴，说又不是我把她请来的，但她还是答应把这个不速之客送走。

女人好像对这里并不陌生，她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就坐在院坝前的石阶上，看树林里升起的红太阳。红太阳光芒万丈。

周武氏换了件干净衣裳，拿了两顶草帽，自己戴了一顶，颠着小脚走到女人身边，把另一顶递给她，大姐，我送你回家吧。

女人没有拒绝，扣上草帽，起身走在周武氏前面。她们沿着妃子河走得口干舌燥。因为去年以来的天旱，妃子河的水位已经降到历史的最低点了，露出来的部分河床裸露在阳光下，轻柔细腻的沙砾像刚被炒熟的荞麦面，炙热得不敢伸手去触摸。河面上漂浮着腐朽的鱼腥味和水草味，鱼虾无忧无虑地在浅水中嬉戏追逐，对日益严峻的生存形势毫无知觉。

唐桥村被她们甩在身后,而且越来越远了。周武氏在一棵桉树下停下来,用草帽扇着凉说,我们歇会再走吧,我走不动了。

女人用眼白看了她一眼,朝坡上爬去。坡上是一片汪洋的竹林。周武氏以为她是去解手,没有跟过去。等她歇得凉快了,肚子也饥肠辘辘了,还没有看见女人下来。她担忧女人走丢了或中暑了摔倒了脑溢血突发死了,就顺着坡爬上去。当她看到无边无际的竹林里星罗棋布的坟堆时,她七十岁的头皮就麻木了。她以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症状。就在昨天,她还在宰猪草、挑粪水浇自留地里的菜,背秕壳到加工房去粉碎成饲料。多年来,她总像一个陀螺一样,除了躺在床上睡觉的时间,都在不停地旋转,连伤风感冒都没得过。她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是很自信的。

周武氏回到河边的桉树下喃喃地说,这里就是她的家啊。

周武氏回到家里就病倒了,成了后来大家看到的样子,医生始终没有查出她的病因。

5

唐桥村的八十多万只老鼠在经历了一九七五年的冬天后锐减到了六十多万只。它们对唐桥村越来越恶劣的生存空间感到非常悲观,正在酝酿长途迁徙。鼠头鼠脑们已经召开了几次会议,但行动路线和目的地迟迟确定不下来。因为它们实在搞不清楚哪里会比唐桥村更好,唐桥村人会不会允许它们迁移到别的地方。

这是一九七五年唐桥村的年终分配方案。基本口粮:人均稻子一百一十斤,粗粮(小麦、高粱、红苕)一百三十一斤,杂粮(胡豆、豌豆、黄豆、绿豆)十一斤,蔬菜三十七斤,菜油九两,大肉三斤一两,鲜鱼七两,牛肉半斤。

工分价值为一个工分六分钱。一个男劳力每天十分,女劳力每天八分,割饲料草每五斤获一分,割肥料草每十斤获一分。缺勤一天扣十五分,插秧、打谷、犁田这类重活每天增加五分。人均基准工分为一千八百

五十分。也就是说，樊天珍、婆婆和两个孩子四个人要分到经群众大会研究核定的基本口粮，必须挣够七千四百分。如果不足，就要按每分六分钱往回补钱；如果超出了，同样可以得到每分六分钱的分红。樊天珍一家只挣到了五千三百分，尽管她作为妇女队长获得了一千分的补贴工分，要保证基本口粮，仍然需要补钱六十六元。

虽然分配方案是大家举手表决一致通过的，但十月三十年终分配的时候，在唐桥村保管室门前还是发生了恶性斗殴事件。

负责称秤的保管宋弘元在给樊天珍称稻子和小麦时，秤杆都压得很平。不怕不够分，就怕分不均。樊天珍看在眼里，心里虽然酸酸的，但并没有说什么，她不是那种十分计较的人。再说，保管也不光是对她一家才这样，所有人的秤都压得很低。回到家里，马儿和幺姑看到新分的散发着缕缕清香的一百二十三斤稻子和四十斤小麦，高兴得龇牙咧嘴，口水直流。他们对粮食有着比对母亲更深厚更炽热的感情。

马儿说，姐姐，我们来称一下看有多少斤？

姐弟俩找来秤，结果少了三斤半。他们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樊天珍。樊天珍将信将疑，又重新称了一回，结果还是一样。婆婆在病床上气得差点被一口浓痰顶住了喉咙，在家休假的周子银也很生气，非要把粮食挑回保管室讨个公道。樊天珍拦了一下没拦住，反倒被婆婆和丈夫数落了一顿。

周子银问宋弘元，你眼睛是不是长到鸡巴上了？老子不在家，他们孤儿寡母的好欺侮是不是？

宋弘元对当工人的周子银是有点惧怕的。他红着脸说，没有啊。

马儿拿了根扁担，趁宋弘元不注意，向他后腰劈下去。唐桥村人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十一岁的马儿的力气还不至于把宋弘元的腰砍断，因为在虚角楼学校里他从来是不参加体育锻炼的。虚角楼学校从二年级就开设了短跑、跳远和乒乓球课程，同学们都积极响应“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号召，就他无动于衷，一上体育课就钻进竹林里的一座森基里，研究古代石墓的建筑艺术，出来时身上总是带着一股霉烂酸涩的死人味。据他说他已经在里面建立了一个工作台：有蜡烛、火柴、木板、铁钉、铁锤、铅笔、白纸、卷尺一类的工具。他曾经把

临摹的壁画给我看过,要么是一些奇形怪状的在地球上已经绝迹了的飞禽走兽,要么是一些神态各异或倚或坐或卧或舞的仙人。他动员我跟他一起干,说只要坚持不懈地干下去,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雕刻家,或者成为唐桥村最有钱的人,因为他感觉到古墓里可能有价值连城的宝贝。他现在还在外围工作,没有找到进入墓穴深处的途径和开启墓穴的方法。他推断这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位有钱有势的人的坟墓。

在学校,除了我,马儿基本上没有别的朋友。他枯瘦如柴的身体和软弱无力的鸡爪样的双手要想把三十页的作业本一下撕烂都是不可能的,而班里的女生都能做得到。但宋弘元还是像一条被打了七寸的蛇一样软绵绵地倒在了谷堆下。

一场混战开始了。

宋弘元的弟弟宋弘民、妹妹宋弘英、老婆姜美书蜂拥而上,扁担、锄头、秤杆、箩筐、稻子和小麦都成了他们战斗的武器。它们像要下雨时的蜻蜓一样在屋子里狂舞乱飞。老鼠从墙洞里探出头,看得心惊肉跳。直到这时它们才晓得,唐桥村人也在为口粮而战,为粮食流血甚至付出生命。老鼠们就是在这时刻产生了逃离唐桥村的念头。

保管室狭小的空间根本承载不了这场战斗继续往纵深发展,于是,他们转移到了外面的坝子上。

周子银对付宋弘民,樊天珍对付姜美书、宋弘英。由于力量的悬殊,周子银和樊天珍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周子银要去拿棒棒,被宋弘民紧紧箍住,并伺机在他的小肚子、胸部闷打猛踢。姜美书则抱着樊天珍互相撕扯头发,往脸上吐口水,然后双双滚在一起,扭作一团,跟油锅里翻腾的麻花一样。宋弘英拿着一把锄头翻在地上,等待樊天珍在毫无知晓中滚过来压在那闪着银光的锋利的刃口上。但是,经过短暂的僵持和较量后,压在锄头刃口上的不是樊天珍,而是姜美书。在场的人都目睹了那个惨烈的场面:队长庞天亮发现宋弘英的险恶用心和阴谋诡计后,刚把嘴张开,呼喊声还在胸膛里没来得及进出来,姜美书就压上去并发出了凄惨的嚎叫。

鲜血让这场混战停止了。

周子银趴在地上艰难地抬起头,惊讶地望着不远处姜美书身边那摊

热气腾腾的血水。樊天珍挣脱开后顾不上整理散乱的头发，迅速跑去抓了把牛屎，准备往姜美书嘴里塞。宋弘民还要朝周子银屁股上踢一脚沉重地放回了原地。宋弘英吓得浑身哆嗦，哭喊着扑向痛苦地蠕动着姜美书。

空气结成了冰。所有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结局震惊了。

宋弘元从谷堆下爬起来，看到姜美书的惨状后，他暴怒了。他抓起一根竹竿，疯狂地朝周子银打杀过去。宋弘民也从震惊中醒悟过来，冲向周子银。

一场更加血腥的杀戮眼看就要爆发了。

庞天亮的喊声终于迸出了胸腔，都别动！哪个再动老子就先弄死哪个。

恰在这时，民兵排长高元宝提着一把半自动步枪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跳进坝子中间，拉动枪栓，对准宋弘元声色俱厉地喝道，狗地主，再乱动一下老子就一枪崩了你。

唐桥村上空响起了惊天动地的三声枪响。一股青蓝色的硝烟在半透明的阳光里凝固成了一块不散的青云，缓慢地飘过坝子上的天空，向远方飘去。

这是一个晴朗的冬季。

马儿怀揣着弹弓重新回到保管室的时候，已经派不上用场了。混战被民兵排长用枪和子弹制止了。

这时我才想起马儿确实消失很久了。他没有把弹弓亮出来。他把我拉到牛棚后面的窗户下，第一次给我看了那把精美的弹弓：油茶树的木质，削得非常精致玲珑，伸向三个方向的树枝都是用砂纸精心打磨过的，光滑细腻，就像初生婴儿的皮肤。手握的把柄和安装皮筋的两枝分叉之间的比例恰到好处，对于提高射击的准确率和杀伤力很有帮助。皮筋是肉色牛筋质地，既有和谐的光泽，又有很强的弹性和韧性，经久耐用。装裹石子的包耳是一块轻薄柔软但绝对结实的紫红色军用牛皮。他告诉我，有些材料是他爸爸从辽宁带回来的。他没有炫耀的意思，我还是特别羡慕他有一个能给他带回来如此美好东西的工人爸爸。

我用他的弹弓装了一颗石子，把皮筋拉到极限，试打了一下，一只麻

雀应声落地。他看着我说，你好得行啊，我要像你一样就能把宋地主的眼睛打瞎。

马儿神情沮丧地把弹弓要了回去。他没有我这样的力气。

在善良的唐桥村人的祈祷和祝福下，姜美书奇迹般地活过来了。这期间，周子银躺在床上一天也没有下过地。樊天珍告诉他，只要姜美书一天没好，你就躺二十四小时。虽然她的伤不是我们造成的，但你的伤是他们造成的，哪怕给单位打电报延假，你也要给我躺赢了她，否则，如果上面来人调查，见我们都好好的，还以为是我们占了便宜。

周子银觉得整天躺在床上的日子并不比当初挨打好过，因此，只要樊天珍一出去，他就跳下床满地乱跑。他受的伤不重，几天就没事了。他的体格还算强健。

庞天亮对这件事的解决方法很简单。他把五斤米放在樊天珍家的吃饭桌上说，樊队长，不是我说你，一个工人家属，为几颗粮食把乡邻乡亲的情分搞生疏了，不值当。你吃米我吃麦羹羹，一样算一顿。事是马儿引起的，你当大人的不但不劝说，还火上浇油。

樊天珍没敢说是周子银挑起的事端，红着脸推辞了半天，最终还是把米收下了，答应从此不再提这件事了。

庞天亮又找到宋弘元两兄弟说，这件事虽然你们吃了亏，但姜美书的伤是宋弘英导致的，跟人家周子银樊天珍一点关系都没有。也就是说你们是自己人伤了自己人，说出去宋弘英是要被判劳改的，这叫故意伤害。再说，你们是地主成分，政府也好法律也好，都是不会保护你们的。

宋弘元兄弟两个唯唯诺诺地说队长，听你的，你说咋个办就咋个办。我们后悔得肠子都青了。

庞天亮说，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都不要再讲了。要是上面晓得了派人来查，你们都跑不脱。

宋弘元说，你转告樊队长，让她多担待点。

庞天亮走到门口说，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

庞天亮又把全队老少集合在保管室门前的石坝上，动情地告诫大家，这件事无论对于唐桥村这个集体还是对于唐桥村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光彩和荣耀的，希望每个家长管好自己的嘴，同时也管好家里人的嘴，

尤其要管好小孩子的嘴，不要出去乱说。哪个要说出去了，查出来，罚一百个工分。记住没有？

庞天亮是泸县二中六三级的高中毕业生，在唐桥村和唐桥村以外的广大地区，都算是比较有文化的人了。但他狗屎一样的运气使他在陆军第五十二机械化步兵师服役期间的官阶始终没有突破班长，军衔没有突破上士。幸好共产党员的身份为他的可持续发展做了铺垫。据有关消息讲，组织上正在考虑提拔他当公社党委副书记。

打架事件看起来就这样顺利平息了。周子银按时回煤矿上班，走的那天中午，讨厌的麻雀在他头上拉了两泡白屎。

周子银走后，樊天珍背着婆婆买了两瓶罐头和一斤水果糖主动去看望姜美书。她不想让这件事永远横亘在她和宋家之间，成为阻断乡情的沟壑，进而成为影响她与唐桥村人友谊的障碍。这一点，她比周子银看得远，看得清楚。一方面，丈夫远在辽宁，她一个女人上要敬老下要养小，要撑起一个家，没有人帮忙，那简直就是不敢想象的。俗话说，走夜路还得有个伴呢。婆婆说不定哪天一口气上不来了，不说别的，光抬到山上去埋就要八个人哩。另一方面，在生产队里，自己大小是个干部，跟群众关系处不好，说话哪个听？威信从何而来？

樊天珍一进宋家门就先把马儿责怪了一顿，说娃儿被惯坏了，不懂事，已经狠狠地捶过了，以后还要经常捶。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还希望宋弘元不要跟他计较，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她把礼品放在桌子上，很亲热地撩起姜美书的衣裳看了已经长好的伤疤说，幸好没有伤筋动骨，没有留下后遗症。事后一想起来我就害怕就后悔，大家乡邻乡亲的，有啥子话不能好好说，非要打打杀杀的？远亲不如近邻嘛。宋弘元对樊天珍能主动登门本来就感激不尽了，听了这番话，更是受宠若惊。不管这话是出自真心还是一种应酬的客套，对他们这样成分的家庭，人家樊队长能有这样的姿态，还想怎么样？更何况锄头确实是妹子宋弘英安的，跟周子银和樊天珍确实没有关系。于是他的眼圈潮湿了，语无伦次地说，樊队长，赔不是的应该是我们，是我们，你搞颠倒了。

唐桥村人都舒了口气，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